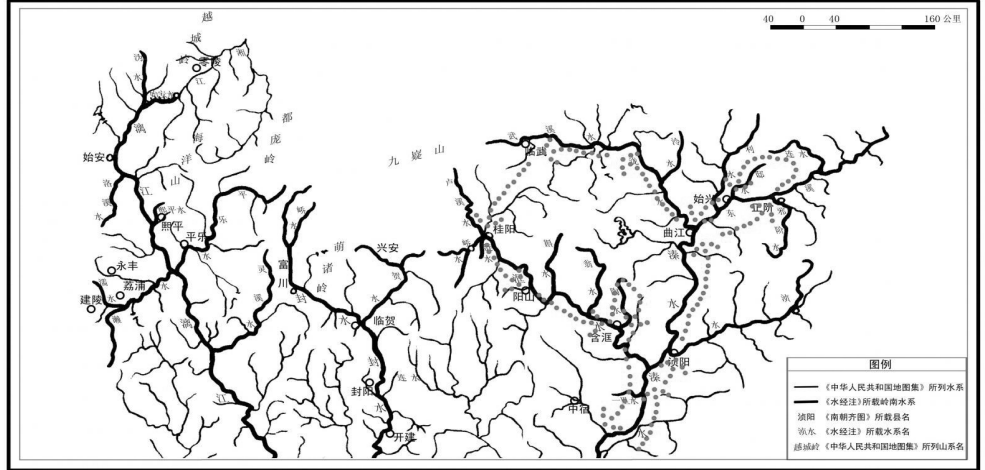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郦道元画像。

一本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纯地理学著作，除了成为地理学方面的权威之外，居然还能跳出本专业的范畴，覆盖到文学领域，让历代无数文人骚客竞折腰，而且还成为他们的文学范本，尤其是很多关于山水自然景物的诗文，都以它为蓝本，后人又专门成立研究《水经注》的学派，独立成为一门学问，历久不衰。这到底是一本什么神奇的书？这个作者到底是怎样一个神奇的人，能跨专业将自然科学著作写成文学巨著呢？

# 《水经注》是一本什么神奇的书？



《水经注》水系图。

## 震惊：地理学家的写景文字比柳宗元的还高明？

先让我们来回味一下苏轼那些气壮山河、涤荡心胸的好文章，最有名的莫过于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。

以上是词，还有赋，诸如“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。白露横江，水光接天。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”。

好一支文笔，驱使大江，掀起浪花，浩浩荡荡，雄浑磅礴，而且苏轼最激动人心的文字，总是和水分开，除了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《赤壁赋》，还有《游金山寺》里的“闻道潮头一丈高，天寒尚有沙痕在”，“微风万顷靴文细，断霞半空鱼尾赤”，将长江水系的文艺美和地理特质都写得水乳交融，相互彰显生辉，苏轼把水写得这么好，是哪个先生教的？

当然，不只是一个先生教的，不过，可以确定的是，有一位先生肯定功不可没，那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大师：郦道元。

这个从苏轼自己的诗句可以找到证据，“嗟我乐何深，《水经》亦屡读”，这句诗彻底交代了一个事实，苏轼喜欢读《水经注》（诗中称《水经》），而且不止读一次，肯定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，说“大江东去”等文学名作跟这部讲述河流的地理著作有关，是不为过的。

学霸苏轼的文学导师之一：郦道元，就是《水经注》的作者，他不是文艺青年，似乎也没把文学和情怀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，一生从事的除了行政工作，就是埋头写地理著作《水经注》等。

然而，让人意想不到的，这位地理学专家，水利学专家在文学上也是霸气侧漏，其魅力哪怕他再怎么低调都无法抵挡，不仅苏轼这样的一流文

艺青年膜拜他，他在山水景物的写作方面，还盖了山水诗大家柳宗元的帽，瞧瞧明末著名文化大家，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的作者张岱是怎么评论他的文笔的：“古人记山水，太上郦道元，其次柳宗元，近时则袁中郎”，让人大跌眼镜，写出了“永州八记”这样优美山水文章的柳宗元大师，居然居在地理老师郦道元之下，这不算委屈吧？这个不好定论，但是张岱敢于将郦老师摆到柳老师上头，说明郦老师在文学上是有两刷子的，这不是张岱胆子大，而是《水经注》的魅力大。

那么，郦道元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？《水经注》是怎么引起世人的注意呢？

## 好悬：郦道元死于乱世 巨著差点失传

说起郦道元，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肯定不是文学家，确实，他也不是文学家。他是北魏人，曾在孝文帝手下担任尚书郎，后来官职越来越高，甚至当到荆州刺史，河南尹，分别是地方和京城的长官。郦道元当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，不是什么《水经注》，也不是他的地理学和文艺素质，大家对他最深的印象是：这人有点严厉，治理地方很生猛，有些人有点受不了，在荆州的时候，甚至有人向洛阳报告说：郦大人太猛了，还是让他回洛阳吧。

后来南边的齐政权发生叛乱，朝廷命郦道元去监督，不曾想遭到暗算，在阴盘驿亭被敌人包围，郦道元和手下没水喝，于是掘井求水，郦老师虽然亲手写过一千多条河流的来龙去脉，是世界上最会描写水的大家，可是在这里却打不出水来，没有水，战斗力大受影响，结果被害。据说被害的时候毫无惧色，怒斥斥敌。郦道元死后没多久，葬回了洛阳。

关于郦道元的故事，似乎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郦道元死了，他还有书，就在洛阳图书馆，至少有作品留世，可是，当时也没人去注意他的科学大作，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死难的英雄而已，至于水利著作什么的，还不广为人知。又过了几十年，洛阳城里一把大火，图书馆没了，书也化为灰烬。

郦道元的故事，在这里又可能是一个终结点。然而，隋朝来了，天下统一了，在长安皇家图书馆的书架上，赫然陈列着一本巨著，那就是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。经历了洛阳那场大火，经历了北方齐和周的混战，经历了天下一统的风云，《水经注》居然还在，书本里那些纵横流淌的河川，还是没有断流，从郦道元的文笔下发源，一直在浩浩荡荡地流淌着，激荡着，这是中华民族的福气。

隋朝化成了烟云，唐朝建立，《水经注》又扛过了战乱，进入了唐玄宗的眼界，被记入了国家大典《唐六典》。

唐朝以后，人们才发现这部书写得这么美，这么炫，是天下最美的地理书，没有之一；也是天下最美的文学书之一。于是，各路人马纷纷去寻觅它，搜寻它，整理它。在北宋，它成为苏轼的范文范本；在明朝，有一本《水经注笺》，清朝的学者居然这样点赞：“三百年来一部书”，就是说整个明朝三百年，就这部书最好，这让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名著情何以堪！当然，话有点夸张，然而，说明学者对《水经注》有真爱。到清朝，天下重量级的学者全指望、戴震等大V都成为《水经注》的粉丝，戴震还进入宫廷借修《四库全书》的机会，重新校订了《水经注》，结果把乾隆皇帝也变成了《水经注》的粉丝，惹得他大加点赞。唐以来的文艺青年们太崇拜郦道元了，于是成立了一个学派：郦学。

## 文艺范：以文学的笔法写水利 优美而不失准确

《水经注》顾名思义是一本“注”，那作注解的对象当然是《水经》。三国的时代，不知道是何方神圣，写了一本薄薄的《水经》，不过八千多字。这本

书到了郦道元手里，他可能觉得写得这么简单，对不起良心，对不起读者，于是决心给它作注解，其实已经是重新创作，不只是新添了很多文字，而且还加了很多河流，例如黄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，《水经》只写了十二个字，而到了郦老师，居然加到一千八百多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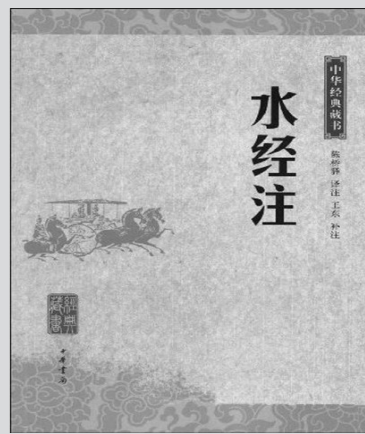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线条简单粗糙的《水经》变成了线条细密而错综丰富的《水经注》，八千多字变成了三十多万字。而且，郦老师绝对不只是一个码字工而已，他加了那么多字，发了那么多跟帖，而每一行字，每一个跟帖，都充满着绚丽夺目的文学之美。

例如我们熟悉的《三峡》，“春冬之时，则素湍绿潭，回清倒影。绝巘多生怪柏，悬泉瀑布，飞漱其间，清荣峻茂，良多趣味。”是不是有点《与朱元思书》的味道。“有时朝发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间千二百里，虽乘奔御风，不以疾也”，看到这里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李白同学的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”是取法于此，还没完呢，接下来的“两岸猿声啼不住”，也有着“每至晴初霜旦，林寒涧肃，常有高猿长啸”的影子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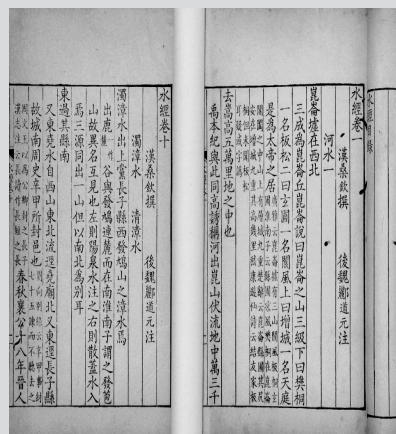
再如第三十一章写喀斯特地貌，“山下有石门，夹郦层峻，岩高皆数百许仞。入石门，又得钟乳穴，穴上素崖壁立，非人迹所及，穴中多钟乳，凝膏下垂，望齐冰雪，微津细液，滴沥不断”，险峻的山崖，幽深的洞穴，如霜似雪的钟乳石，滴滴答答常年不绝的水滴，生动细致，让人身临其境，在这里，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苏轼笔下的《石钟山记》。

《水经注》里这么美的画面，俯拾皆是，举不胜举，建议还是亲自去阅读领略。一部水利著作，之所以能写成文学名著，除了郦道元本身的文学素养，也和山水本身的特质有关系，地球上的山水水水，不只是地质现象，这种地质现象本身就有美学元素，蕴含着人们的审美需求，因此也会成为文学现象，中国古代涌现那么多美丽的山水文章，其实也是地貌地质本身的一种主观释放。想要文学素养好，能写一手好文章，去山水中走一走，观察观察，是必不可少的。

（据《广州日报》）



《水经注》。



## 评论 PINGLUN

#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应戒除浮躁

“学习文化的最好方式是体验。要不断地用新方式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，这个过程一定是潜移默化的、渐进的。文化的事情要慢慢做，要踏实做。”今年两会，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对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生活相融，青少年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答，引发公众共鸣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、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，培育文化自信、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文化实践正在不断拓展，彰显“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、智慧、气度、神韵”的文化发展主题已经形成。

然而，受理念认识和方式方法的影响，现实中，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难免泥沙俱下，水平参差不齐。更有一些别有图的人，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，做着违背文化发展规律、教育发展规律，甚至与中华传统人文精神背道而驰的事情。比如，热衷于炮制“千街一面”的明清风情街，或借文化名人节之名行商业买卖之实；一些国学班、周易班借传统文化招牌疯狂敛财。还有满天飞的传统文化读本教材，只在乎如何跑马圈地、抢占市场，质量上却马马虎虎甚至漏洞百出。

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：“我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，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，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：浮躁。”文化尤其是精神文明的生成、发展和转变，相比物质文明而言是一个缓慢且相对滞后的过程，有其自身的规律，同样急躁不得，更浮躁不得。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，也是如此。

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如果不是对每一项工作都孜孜以求，都尽力挖掘背后的文化精神、美学价值、道德境界，都尽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善美，都尽力做好传统与时代的相融相通，那我们的工作就很容易浅尝辄止、流于表面。

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不是一项轻松容易的工作，宋代张载视“为往圣继绝学”与“为天地立心”“为生民立命”“为万世开太平”一样重要，足以见其任重道远。当然，我们赞成“文化的事情要慢慢做，要踏实做”，并不是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要下大力气、不要赶快做，而是要认识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一条漫长路，是一条艰辛的路，要尊重文化建设的规律，要有足够的耐心，要有足够的温情和敬畏。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

## 博见 BOLAN

# 对诗词写作兴趣浓厚 80岁婆婆坚持创作出书

“张婆婆，你的诗在诗词大会上火了嘛，你晓得不？”家住成华区桃蹊路的张碧如最近在小区院里总能听到邻居这样问起。原来，今年八十岁的她最近刚为成都诗词大会创作了诗歌，并迅速得到关注。

张碧如，笔名天上星。退休前从事国营商业文书工作三十余年，1993年退休。退休后，张碧如坚持文学创作，对小说、诗词写作兴趣浓厚。上过区老年大学、省老年大学，在文学班里结识了不少老年朋友。

说起第一次写书，张碧如的初衷还是因为三个女儿特别孝顺。她想记录下自己平时对女儿们的观察，为其他家庭起到示范作用。2008年1月，在经过反复打磨后，张碧如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我和我的三个女儿》出版，引起当时北京文学界的关注。同年10月25日，她受邀去北京参加《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文学创作研讨会》，并在会上得到表彰。“我现在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员、以及中国诗词家协会会员。”

张碧如家中，客厅里有两个获奖陈列柜，粗略估计至少已获得三十次奖励。在她的创作过程中，处处留心早已成为她的习惯。社会热点、家庭琐事、时令节气等都能成为她的创作题材。翻着她一本本创作手稿，仿佛看到了她眼中生活的模样。

今年八十岁的张碧如看上去身体健康，每晚还得看书入睡，“只要我身体好，创作就不会停止。”她喜欢住在青城山，那里被她视为“创作灵感的源泉”，每过一段时间，她都会去待上一阵，写一些诗词。同样，只要去参观一个地方，她都会记录下来。

在家里，老伴贺斌是她的第一位读者，每每写点东西，她都会让老伴帮忙鉴赏，提点修改意见。贺老更多的也是对她的赞扬。张碧如还和小孙陈思聪合作出一本书，名为《我和我的三个乖孙儿》，她负责文字部分，孙儿负责配图。她希望在孙儿们面前做好表率：要有梦想，也要有实现梦想的坚定信念。（据《华西都市报》）

# 语文教材编者还可以更“较真”



语文教材插图。

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，对这个故事再熟悉不过：为了救患有阑尾炎的妈妈，7岁的小爱迪生找来几面明晃晃的大镜子，让油灯的光聚在一起，机智地让家中房间变亮，医生因此成功实施了手术。

对于这则出现在人教社小学二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中的名人轶事，很少有人质疑它的真实性，直到8年前，数位语文教师开始和它“死

磕”。死磕的理由也相当充分——没有任何一本爱迪生传记提及此事，更何况爱迪生7岁时，医学史上还没出现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。

这些年，我们学的究竟是不是“假课文”？漫天的质疑、声讨、抗议，如雪花扑面而来，凝结成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面对步步紧逼的读者，教材编者没有让步，他们

也较上了劲。有编者坚决回应，《爱迪生救妈妈》绝非“杜撰”的故事，它是“有来路的”。一部77年前的美国黑白电影，以及一篇34年前的人教版初中英语课文，就是这篇文章的素材来源。

被问击中的我，扒出编者提及的影片和课文。当看到头戴鸭舌帽的小爱迪生，拿着镜子围在母亲病床前那一刻，我坐在屏幕前长舒了一口气。至少，这不是一篇“比三聚氰胺更毒的假课文”。虽然救母的真实性仍然难以求证，但最起码，它有源可溯。

要不是读者和编者“掐架”，恐怕我到现在也不知道《爱迪生救妈妈》一事，除了一部老电影，并无其他可以相互佐证的资料，而在故事的原产地美国，普通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这则名人轶事。

不过，除了释疑，编者似乎还大喊了一声“打住！”一个声音冷静地说，“教材可以批评，但不要炒作。”我倒认为，只要是理性的声音，争议更激烈也无妨。倘若双方都摆出自己的观点和依据，辩论，较真，“假课文”的质疑岂不会烟

消云散？

就怕不“较真”。有编者委屈地回应，“语文不是历史”，主要功能应是为教学服务。也有教师淡然称，不必纠结真实性，只要价值观向善就行。

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。如果语文教学纯粹是传递知识，我们的课文怎么会经过千百回的精挑细选，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旋律一致地弘扬美好高尚的情感？可见，我们的语文教育不可能回避价值观的潜移默化。

但为了弘扬善的价值观，就可以抛弃真实的内核吗？真与善冲突时，宁要朴素的真，也不要掺假的善。一个并不完美的真实形象，远胜于为塑造的高大英雄。

《爱迪生救妈妈》一文总算“辟谣”，但还有不少读者心中的“假文章”，仍在等待编者一一“较真”，澄清。

比如，《地震中的父与子》讲述了父亲手刨救子的故事，但这场让30万人受到伤害的洛杉矶大地震，具体的年份却被调来调去，先从“1989年”变成“1994年”，最终变

为含糊其辞的“有一年”。

《乌鸦反哺》中则称，一个小学生和妈妈在树林中散步时，亲眼目睹小乌鸦衔着虫子飞进巢里，给老乌鸦送食物，但生物学上，乌鸦并没有反哺习性。

并非只在中国，有人给教材“挑刺儿”。美国有学者出版了一本《老师的谎言》，炮轰了美国教科书中的错误和偏见。不过，在美国，官方也认同教材内容应保持真实的内核。德克萨斯州、威斯康星州、亚拉巴马州、佛罗里达州及加利福尼亚州均明文规定，教材中出现的事实性材料必须准确、客观。

但在我国的《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原则》中，只强调了文章需符合时代要求，语言文字要规范，并未对课文所选故事的真实性作出说明。

语文不是历史，但也要守住真的底线。我们期待，教材编者能够更“较真”，对涉及史实的内容抠得更细。毕竟，如果连我们的教育都是虚假的，又怎能指望构筑出真诚的灵魂？

（据中青在线）